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邢可语杀

《《 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| 邢
| 可
| 著

语 杀

《《 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语杀 / 邢可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1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09-1

I. ①语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4363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语 杀
Y U S H A

邢 可 著

责任编辑 王其进
整体设计 袁银昌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印 张 13.25
字 数 170千
版 次 2012年2月第一版
印 次 2012年2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09-1
定 价 1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邢可 1937年8月4日出生，山东省栖霞市人。原名邢国玺，字尚好，号慕白，笔名夜莺、可人、祝新康、艾伦拜、乐举、郑碧人、艾好书、丁口、刺客等。中共党员。1984年毕业于中共河南省委党校。郑州市百花园杂志社原副社长、主编、副编审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
录

耳 朵	1
淘金者	2
看不见的歪脖树	4
离婚之后的妻子	6
他没有忘记	8
红松原木	11
岳工程师的遗言	13
来客引起的痛苦	14
情丝漫游	17
两个失恋的青年	20
来去匆匆	24
梦 幻	25
卖皮袄的人	29
疯 疾	30
瘤 疾	32
发财秘诀	34
魔 力	36
梦非梦	39
没有准星的枪	41
灯 光	44
癌，并不可怕	47
你看到了什么	49
游 戏	51
找回自己	53
戏 赌	55
探索影院里的巧遇奇想	57
良心药	59
热恋中的女孩	61

挤 车	64
不该说透	68
冬天的风	70
远与近	72
酒徒毕卓	75
奇怪的项链表	78
婚礼之后	80
高 手	83
神秘的“食客”	86
请不要多问	88
她不懂	92
隐 私	95
失踪的丈夫	97
身 份	100
追悼会	103
声 害	105
懊 悔	107
难忘的爱	109
生 日	111
人 才	113
神刀之死	115
同居的悲喜剧	116
天 方	118
爱的别离	120
我要为爱人活下去	121
我的老婆是美女	123
等 等	127
请 客	129

语 杀	131
老婆为我找美女	133
命 运	135
出 书	138
伤心咖啡馆	140
爱的延伸	142
以爱的名义	144
夜半敲门声	147
发 现	149
我的10个女友	152
索 字	154
幸福时代	156
情人保姆	158
我和女房东	160
知音女孩	163
微机时代的报复	165
离 婚	167
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	169
恒 爷	171
顺 爷	172
根 爷	174
福 爷	175
匠 爷	176
阿Q做生意	178
阿Q找乐	180
阿Q谈恋爱	182
阿Q寻开心	184
你的作品已经发表	186

郑七回家	187
吃葡萄的女孩	194
职业病	196

耳 朵

一天，我在 X 车站等车。走进候车室，迎面一个青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正埋头读书，读得很入迷，人们来往走动、吵嚷，他全不在意。

这青年很一般，只是他的耳朵与众不同。那耳朵很独特，宽大厚实，光泽红润，嫩白透明，上面长着一层淡淡的茸毛，肉乎乎的；耳垂很长，像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备，颇有福相，整个耳朵往前拢着，既像一个五彩大海螺，又像一扇金黄的小瓢。从科学角度讲，这种形状的耳朵最聚音，最利于收听声音。

“好漂亮的耳朵！”我在心里想。只有这种最佳型耳朵，才不枉占着耳朵的位置。

我很羡慕那青年，羡慕他的耳朵。

车来了，人们骚动起来。那青年仍在潜心读书，毫不为之所动。

我担心他误了车，走上前说：“车来了，你坐哪趟车？”

他像一座雕塑，丝毫不动。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。

他终于抬起头，莫名其妙地看着我，似乎有点不满。

“车来了，你坐哪趟车？”我忙说，并向外指指。

他眨眨眼睛，指指耳朵，摇摇头。

他是聋子。

我走出候车室，车已开走。

淘金者

他淘了一辈子金，也穷了一辈子。当然，他只能算个“业余”淘金者，“专业”是种地。他已七十多岁，那皮包骨头的身躯，已显佝偻之状，他仍然种地、淘金。

每年春天，他刚把谷种、玉米种播进土地爷怀里，温暖的阳光就把他拉到河边，扒去他身上破旧的衣衫，让他本来就黑的脊背，在阳光的抚摩、亲吻下，变得漆黑流油。

他在靠大路的河边选好一块地方，那便是他要开采的金矿。工具很简单，一张铁锹，一把一尺来长的多齿耙子，一扇老葫芦开的水瓢。最重要的一件，是个船型的淘金簸箕。那簸箕两头高，中间凹，中心处有个指头肚大的小窝，叫储金槽。簸箕支在河边，一头挨着水面。他深弯着腰，撅着屁股，吭哧吭哧地挖矿石，用铁锹铲到簸箕里，再一手用瓢浇水，一手用耙子把比核桃大的石块都扒出去，小石块和沙子，大都随着水冲走。最后，簸箕中只剩下很少一部分细沙，他再端到水里“淘”——不断晃动那船型簸箕，用水冲洗，如同海面上颠簸的小船，直至把全部泥沙都冲走，金子便落入中间那指头肚大的窝里。一天可淘四五簸箕，每簸箕所淘的金子很少，有半个或四分之一小米大的一两块砂金就不错了。幸运的时候，也会淘到小米那么大的，但有时啥都没有。

金子装在一截牛角尖里，用一块绸子包点碎布，扎一个蒜头似的塞，塞住牛角口。一簸箕淘完，发现几块砂金，他脸上便露出笑容，喜

滋滋、颤巍巍、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沾起来，放到另一个手心里，拨开绸布塞，让新来的“伙伴”去会“老朋友”。

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，他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做这同一件事，同一个动作。那时候金子便宜，一两（十六两秤）砂金，只值七八十块，不像现在，一克赤金五十多块。他几年都淘不够一两，生活自然清苦。但他不灰心，不死心，仍然默默地淘，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，一年又一年，用同一种工具，同一种方法，做同一件事。

常常有人围着他看，但双方都不说话，好像一说话，就会把金子吓跑。他旁若无人，该干啥干啥，甚至看都不看大家一眼，仿佛在进行一项神圣的事业。

他有过一次发财机会，但他没有发财。记不得那是何年何月何日，一个青年送他新婚妻子回娘家。小媳妇坐在毛驴上，丈夫跟在后面走。走到淘金者旁边，小媳妇一下子从驴背上摔下来，正好摔在他扒出去的矿渣上。青年人吓了一跳，赶快去扶他妻子，他妻子脸上一红，神秘地一笑，爬起来就走。

淘金者以为那小媳妇看他淘金看迷了，没注意摔下驴背，竟不无嘲讽地在心里说：“瞧这小媳妇！”

走出没多远，青年人问他妻子：“你咋会摔下来？”

他妻子喜不自胜地笑着，向他身边凑凑，看他一眼，小声说：“我捡到一块金子。”她说着，把右手伸开，手里果然有一块核桃大的金块，在阳光照耀下，金光闪闪，璀璨夺目。很明显，这是被淘金者用耙子扒出去的金块。

青年人不自觉地扭回头，淘金老人正在弯腰弓背地刨矿石，洋镐不断起落，镐声声声可闻。他看看手中的金块，再看看淘金老人，说不清是为自己庆幸，还是为那不识货的老人惋惜……

看不见的歪脖树

我家门前有条柏油路，不算宽，最多有四米。路两边的楼房高高低低新旧不一。柏油路从我家往东十几米处直直地向南拐去。拐弯处靠里角有棵大腿粗的白杨树。白杨树紧挨路边，小学生从它身边经过常常不自觉地摸它一下。时间长了树干上便留下油滑的痕迹，在太阳下闪闪发光。

有年夏季大雨连下几天。大地喝饱了雨水，踩一脚软乎乎的像海绵。雨后接着刮风，风很大，呜呜直叫。拐弯处那棵白杨树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推歪呈四十五度角，占去小半个面路。

从此，人们从那经过都得靠外角多走几步，因为谁都没有勇气用自己的脑袋去跟树干较量。但聪明的人们能少走半步绝不多走半步，白白浪费气力。所以我发现，人们从那里经过时总是紧贴树干擦身而过。为了不让自己的脑袋撞到树上带来不必要的痛苦，他们常常不自觉地歪一下脑袋。仿佛不那么歪一下，脑袋就会被树干撞起一个馒头似的大包。其实他们即使不歪脑袋，树干离他们的脑袋至少也还有十几公分的距离。

风雨过去很久，那棵树也没有直起腰身。就那么呈四十五度角向路面斜着。城市绿化队的人不知是否看见过那棵歪斜的树，反正是无人过问，更无人去把那棵被风刮歪的白杨树扶正。人们从那路过，为了少走哪怕是半步路，总要很自然地歪一下脑袋。

不记得过去多长时间，也不记得是什么人，在什么时候，把那棵被

风刮歪的白杨树锯掉了。被锯掉的白杨树留下一个离地面约有十公分高，泛着白光的树墩。那泛着白光的树墩仿佛是一只眼睛，每天都不知疲倦地瞪着来往的行人。

我发现，从那路过的人们并没有因为那棵歪斜的树被锯掉而少走几步，还是紧挨着路边通过。他们仍像过去那样绕个弯白白地多走几步。而且他们从拐弯处经过的时候，仍然像过去那样不自觉地脑袋向外边歪一下，为的是不碰到那已经不存在的树干。

开始发现这种现象时我感到分外惊奇。一有时间我就站在家门口呆呆地观看，连吃饭都忘记了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就失去新鲜感，觉得人们歪一下脑袋是自然而然稀松平常而又实在乏味的事情。

后来我参加高考，有幸被录取到外地上学。人们从那经过是否还为了不撞到树干而歪一下脑袋，我已没有兴趣再去关心。不过我估计，从那路过的人们肯定不会像过去那样不自觉地歪一下脑袋了。但歪脑袋的人可能还会有的，至于他们要歪到什么时候，我可说不清，最好去问他们本人。

离婚之后的妻子

离婚之后，我的心情并不好。晚饭后，我不想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，也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。

我信步下楼，在大街上溜达。不知不觉，走到一家电影院门前。我看看上映的片子，国产。我好像看过有关此片的介绍，实在没意思。我想走开。刚一转身，看见一个女人正在瞅我。这是个不难看的女人。我忙挤出一脸笑。

“你好。”她说，“想看电影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说完之后，我才感到后悔，我原是不想看电影的。

那女人仍然看着我，站着不动。我只好走到售票口，掏出钱买了两张票。

我挤出买票的人群，她也站到我身边。

“走吧。”我说，仿佛她真的是我的情人或朋友，甚至妻子。

我走在前面。听到脚步声，她紧跟在我身边。右边。

电影尚未开始，灯亮着，我们很容易按票号找到座位。坐下之后，我想说点啥，却找不到话题。最后，不知为啥，我竟问了一句极傻极蠢的话：“你丈夫没来？”

她疑虑地看看我，没答话。我仿佛意识到我不该这样问她，赶快改口说：“这电影不知咋样？”

“看完就知道了。”她说。